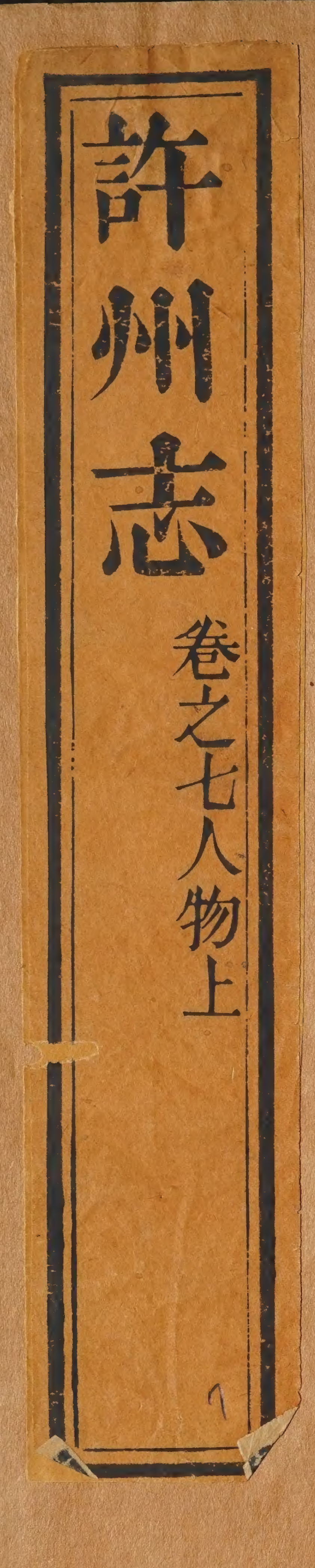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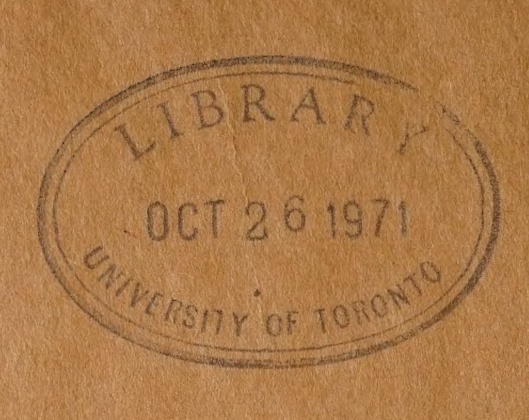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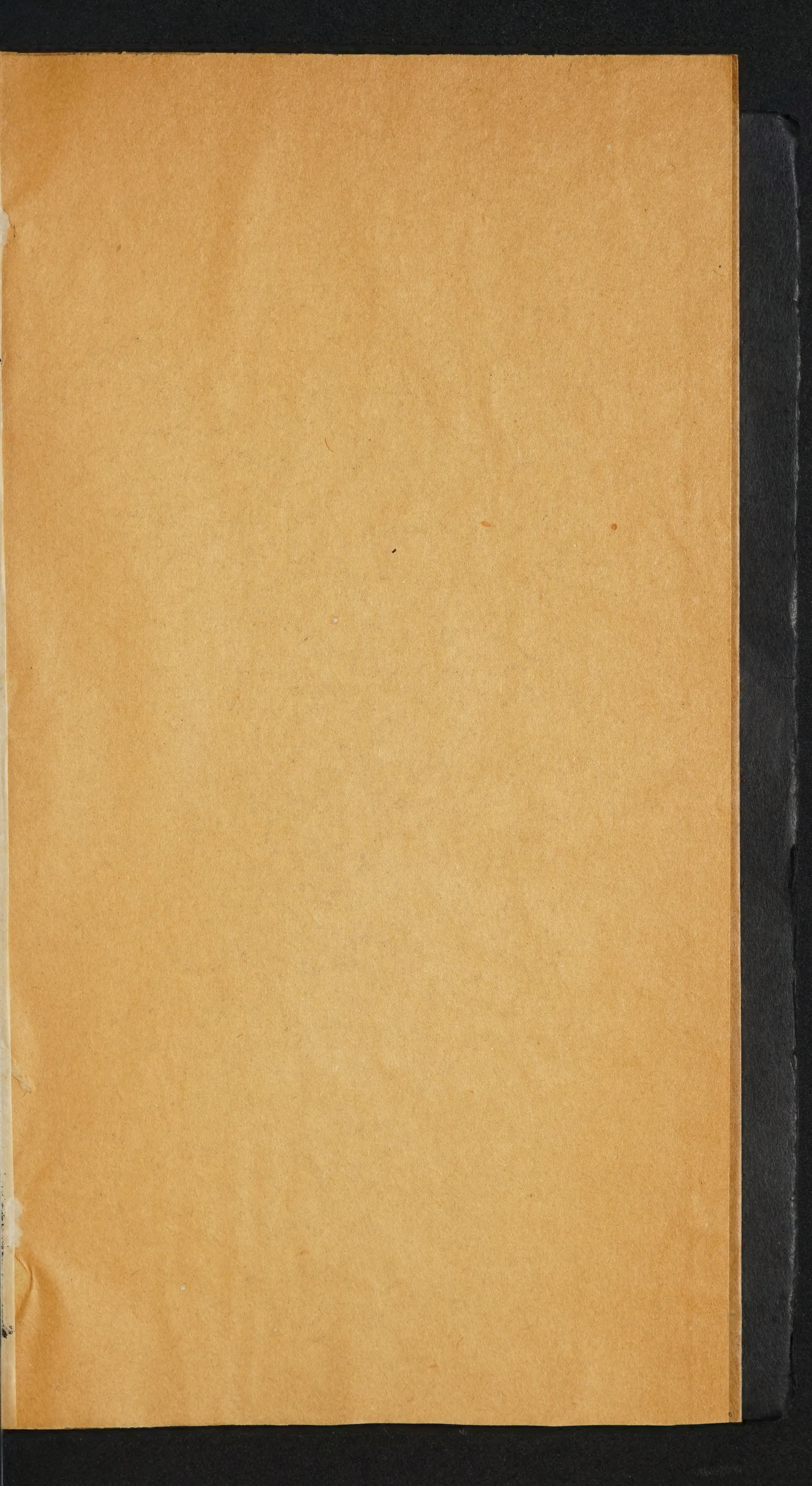


許州志

卷之七人物上

7





許州志卷之七

直隸許州知州高安蕭元吉纂修

人物上

前哲　儒碩　孝友

汝南先賢陳留耆舊尚矣許人才之盛在兩漢何減汝南陳留魏晉而降迄於元明魁人傑士依然輩出士果雅意前修豈無三代以上之人材爲

昭代光爲閭里式

前哲

西漢鼂錯潁川人也學申韓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深刻孝文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

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以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

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惟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厎厲

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

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
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
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
予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
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
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
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
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大為

小以彊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
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
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
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
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
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
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

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聞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衞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兵起而不知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
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
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
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
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
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
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
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
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

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涉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曠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

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則遠縣纔至而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

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

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毋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

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

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

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無識惟陛下財察後有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

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
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
智弗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
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
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
有人數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
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
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

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
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
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
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汝
陰侯臣竈頴陰侯臣何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
昆邪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
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
而爲五帝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
而爲五伯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

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厚德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

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

王扶之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恕人情之所惡不以彊民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

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

如此民雖伏辠至死而不怨者知辠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僻之行外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

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

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

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誹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

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
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
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
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聖賢不廢也
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
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
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
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

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惟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大子善錯計策
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
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
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
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間爲上
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
誅上曰此非廟垣廼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
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廼先請固誤丞

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自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會賓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虖今吳楚反與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

即臣所言人臣不得知廼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
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
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
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
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
下盎曰愚計出此惟陛下孰計之廼拜盎爲太常
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
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

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

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諸公閒

賈山頴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頴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

大謼天下應響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
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
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
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
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
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
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

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
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秦以熊
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
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
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世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謀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
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
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
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
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巳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其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廵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

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

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

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顔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著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

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
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
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廐
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
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
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
臣宗族無不被澤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
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
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

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部詔令民雖老羸瘽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月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

者大臣不媟古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
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
使皆務其力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
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
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
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
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
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
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

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爲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急切者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東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

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中將軍王常騎都尉王艮臧宮等入箕

闗南擊宏農𣆀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
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
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
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
而𣆀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
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初
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旣執嘆曰讖文誤我乃斬
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
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

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嘆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元襲擊寵將李豪於路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

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中將軍
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
向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
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詔諸將議皆曰
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
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
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
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
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

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隗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

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
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後親祠以太牢如宣帝
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
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
遵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
分功著録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
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劵
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
傳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

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
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
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
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
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
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
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
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
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

在吏人不知有軍請名聞於海内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弟以遵無子取妾送之遵乃使人送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閒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爲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

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按謚法以禮成之顯
彰國家讀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
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
士軍陣送葬謚曰成侯旣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
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
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無子國除兄午
官至酒泉太守
祭肜字次孫遵之弟早孤以至孝稱光武時拜黃
門侍郎出爲偃師長有權畧視事五歲縣無盜賊

課爲第一累遷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
嘉其清約賜錢百萬徵爲太僕及卒遼東吏人爲
立祠祀之
三國魏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避地冀州辭
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曰
臣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懇誠求去操曰人各有
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能籀
書眞行草篆皆妙與鍾繇同出劉德昇之門

陳泰字元伯羣之子也正始中爲幷州刺史使持節護北域中郞將懷柔遠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示其僕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爲尚書悉以還之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鎭軍將軍峻退遷轉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泰署行臺司馬昭文王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昭問陔曰元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並事過之薨謚穆侯子恂嗣

晉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治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邱儉文欽果不服舉兵

反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戸文
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鎭守顗甥陳泰
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
後加之淑愼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
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毁
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
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
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删改舊
文撰文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

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宏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於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八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溫恭忠允志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叙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

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傅東宮徽猷宏著可謂行歸於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逝朕甚痛之其賜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

荀崧字景猷彧之元孫志操清純雅好文學初襲父爵補濮陽侯後以修復山陵功進爵爲曲陵公元帝初徵拜尚書僕射朝廷以臨淮公顗嗣絕詔

令崧子襲封崧哀從弟馗之子序孤微乃讓封論者稱焉累遷開封儀同三司錄尙書事卒贈侍中謚曰敬

荀邃字道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書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詔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

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拒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踈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太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子汪嗣

鍾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也父曅公府椽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毋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

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
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尙書右丞
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
君爲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
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
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
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
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
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

中郎補宣城内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靑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平徵拜尙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尙書梅陶私爲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期月來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悽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

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
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
蘇峻之難詔雅爲前鋒監軍假節事領騎勇千人
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
績雅與劉超並侍衞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
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
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
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

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乃流涕步從明年並爲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勲其後以家貧詔贈布帛百疋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荀羨字令遠崧之子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丞羨有儀操風望爲簡文帝雅重時桓温平蜀帝欲封以豫章郡羨奏曰若温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之帝乃止累官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子

籍嗣位至散騎常侍

韓伯字康伯頴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裈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淸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頴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

還吾皆及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

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椽中書

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

安主簿居喪廢禮時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

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

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

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

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

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旣辯

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之轉丹陽尹吏部尚
書領將軍將軍旣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
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歲贈太常子瑨官至
衡陽太守
荀羨字令則崧之子年十五將尚潯陽公主羨不
欲婚帝室因遁去爲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主拜
都尉永和中累遷兗州刺史尋以討慕容蘭功將
封之羨固辭不受卒贈驃騎將軍
荀組字大章弱冠大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

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内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邱冲詣成都王頴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隷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於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

盛懼不容於世雖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
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
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
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瑯邪王爲盟主愍帝稱
皇太子組卽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
史事與藩幷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
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
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
臨潁縣公加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

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爲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

子奕嗣

奕字元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宫出爲鎭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祚拜中庶子遷給事黄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宫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

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
奕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錫非體宜應減
夫奕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於地新
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
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
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
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逼
議元會曰帝應敬司徒王導下博士郭熙杜援等
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

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
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
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
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
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令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
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

南北朝荀伯子潁陰人羨之孫少好學博覽經傳仕
晉爲著作郎與徐廣同修國史入宋累遷御史中
丞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官至東陽太守有文集傳

於世子赤松尚書右丞

齊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建武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嶸上書諫上謂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幾務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上不顧而他言遷晉安王記室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盾

上摩罿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
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
之濟遂奔魏

宋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遊
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
大理評事歷僉書鎭安武勝二鎭節度判官遷殿
中丞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
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初
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旣就縶李

絇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磔去中立旣至復執

以來中立曰此眞盜也窮治之卒服罪遷兵部員

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

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

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贓者中

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姦可乎中

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

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

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

州暴中風卒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歷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中立已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崔立字本仁許州長葛人也祖周度仕周爲兖州節度判官方慕容彥超反周度責以大義爲其所殺立舉進士爲果州團練推官有軍卒三人雇舟載官物而斂衆州將重致之法立察其情以爲皐止杖奏聞代還知臨清縣徙安豐境有期塘下漑

民田數千頃間因大水塘壞立帥工徒全築之其後遂不復決嘗知江陰軍開黃河六十以逼舟楫人以爲便又知兗州歲大歉募人出穀數十萬石以賑救之故境內無有流民積官至給事中知濠州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立淳謹善論事方朝廷講禮文之事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士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常瑞此何足爲治道言哉願詔史官勿復紀

錄立事眞宗仁宗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見施用
云

金張瑴字伯英臨潁人大定末進士調寧陵縣主簿
尋改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限
以鵰鴈羽爲之其價翔躍瑴曰矢去物也何羽不
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瑴曰如民急何萬一有責
身任其咎一日之間減價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累遷河東南路轉運使

李元英臨潁人登太和進士第爲郟縣主簿下車

首謁文廟以祭器不堪羞薦撤而更造如式講堂
齋舍重加修葺士林咸傳頌焉

明王家棟許州人髫年負奇稱下筆輒作驚人語萬
歷戊子舉於鄉任山西沁源令勸民農桑助士婚
葬開墾荒地撫字流民一切興利除弊政績見邑
乘中丁父艱闋補山東文登令惠政如沁源念母
老不便迎養解組歸文登人尸祝焉歸田十餘年
杜扉養重足跡不履公庭每抱遊山之屐子鼎臣
登賢書咸謂清白吏報云

芮翀字子翔郾城人洪武甲戌進士授崑山令仕至監察御史有胆識敢任事兩奉詔逮訊兩詔馳驛還治崑十八年奏免包荒錢糧十八萬餘開濬吳松淤塞二十餘里解遣駢首幽滯者數十百人至物色人才拔陳𩓞於庭吏識吳凱於儒童賓夏㬌於稚歲尤著郭有道司馬德操之鑑焉

徐固字邦寧號九嶁郾城舉人性剛明任長子令臨治霆擊霜摧强宗大族不寒而慄民有訢其兄爲人殺於田間者固察其色曰殺兄者必弟也爾

姑歸吾爲緝之其弟歸遽自殺人驚以爲神其生平明察大率類此
姚繼可襄城進士仕至宮保尚書初任南陵多異政巡宣大時俺酋擁兵至塞乞封爵貢市公疏不宜與和惟修內治外侮自禦云拂當軸意公乃當軸門生也故時有不顧公門桃李好祇圖天室幅幀安之譏官至大司空乞休賜傳歸里於親族鄉黨讓産置田賑荒救困易襄土城以磚新學宫建尊經閣置書百卷牖掖後學遊宦四十餘年沈潛

性理著六經詮旨理學鵠賀蘭集行世

儒碩

東漢許愼字叔重召陵人性惇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仕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乃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三十卷皆傳於世采入四庫

唐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

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賜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期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泫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拜升焉貞節奏曰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

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旣非子貴宜在別廟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兄弟共世昭穆同位則毀二廟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禰獻永序詔可五年太廟壞天子舍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此躋二帝之驗也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階

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
令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
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
得列於世亦已薄矣臣謂宜遷孝和入帝廟帝畀
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
焉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爲
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
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尙何

議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
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
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
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决然卒不復
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
非古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太微上帝之所武后
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
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讙訕以爲神靈不悅
堂成災火隨之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

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制還署乾元正寢正値天子御以朝會著大享復寓圜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宋靳裁之許昌人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胡安國入太學以裁之爲師由是學問益彊識致日明裁之嘗言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安國子寅聞其言而

引之曰志於富貴則孔子所謂鄙夫也朱子註論語亦嘗取之

掌禹錫字唐卿郾城人舉進士爲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守丞累遷太子賓客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博學多記嘗預修皇祐方域國志地里新書及校正類編神農本草又著郡國手鑑周易集解

元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號東溪先生穎悟過人日記萬言不拘今古官至翰林大學士追封梁國公

謚文簡平生著述有經說史評譾談家訓蜀漢本末理學正宗禮經蠡測追遠錄四道辨等書

明姚德溥字雅修號澤寰登萬歷己酉鄉試幼穎悟博及羣書學有心得教授生徒從遊者不下百餘人一時名儒志理學者率歸焉丙辰授固始教諭日嚴講課引經析疑斷以程朱人以比之月川先生云

李繼業襄城人自幼器度不凡入小學時勵志勤苦弱冠食餼於庠讀薛文清公讀書錄遂奮志爲

聖賢之學承先人志修葺紫陽書院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五子書訓廸後進期於躬行實踐嘉靖乙卯登賢書仕東鹿令勸農興學有賢聲致政歸即移居西南山中復興紫雲書院課授生徒四方來學負笈者衆皆稱爲肖雲先生

孝友

周頼考叔襄城人爲鄭頼谷封人初鄭伯寘姜氏於城頼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頼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此之謂乎

東漢蔡順事母至孝新莽時羣盜並起有赤眉賊樊

崇流聚熊耳山旁剌至許見順拾椹黑白異筐問之順曰黑者奉母白者自食賊大慚遂以肩豚罌酒享順掬澗水滌眉而去境賴以安今名其里曰椹澗建祠祀順祠左尙有細流潺湲云

李曇潁川人少孤事繼母至孝陳蕃等薦之曰曇德行純備擢登三事必能贊美宣聖增光日月桓帝以安車元纁徵之不起

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民皆慕之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

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父没紀每哀至輒
嘔血氣絶雖服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
史上其事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
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
出爲平原相建安初累拜大鴻臚卒於官子羣爲
魏司空

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與諸葛孔明友善蜀先主
屯新野庶往見之謂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
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

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先主從之庶從先主南行爲曹操所追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終身不畫一策

南齊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太保勗九世孫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

痛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戸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秃落號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顇愈甚外祖孫謙戒之曰主

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固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哀毀卒於家年二十一

唐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漏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號泣赴水救之亦死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詻訪獲二尸甃之表其墓曰孝子塚

李頣道許州人以孝聞詔旌其門仍命州縣存問復其賦稅

朱脩繁昌人孝友被旌

王丕繁昌人數世同居被旌

元丁文忠郾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三年不與妻面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載父禱於嵩山五臺泰安河濆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陳榮祖郾城人性孝元季避亂與父母失洪武初榮祖還父母俱殁號慟幾絕塑像祠之時稱為陳丁蘭云

張二郾城人少孤獨與母居元末母子離散後相見於偃師同徙鈞州母病思魚羹二忽夢神告曰可於滙麻坑中求之旦往果得魚又母誕日貧無以爲壽晨出見兩狼負一獐置門前鄉里驚異焉母歿二以哀毀卒其妻劉廬墓嘗夜有虎至劉叱之輒去時人並以孝稱之

明何清許州人由監生任環縣訓導初清幼孤事母尹甚孝比授官以母老欲無行母曰汝第往無我顧也居二年母喪清聞訃亟歸至則子銑已舉塟

淸悔恨無及徑往塋所結廬卧起三年時有蜂營
窠廬中附人不螫人稱孝感焉成化間旌表
丁一傑許州歲貢任竹谿教諭三歲喪父自幼事
母惟謹食飲於庠督學屢獎其孝及筮仕捧檄色
喜或問之曰吾母以節旌於朝吾復以祿養吾母
幸也迨母故號泣目皆皆爛塟畢廬墓三年時大
祲有盜誤入其室尋慚謝而去神宗時旌表
羅貫長葛人由舉人任蒙陰教諭在任聞母喪號
慟幾絕卽舍妻子徒跣先歸塟之盡誠廬墓三年

有馴蛇鳴雀之異鄉人以爲孝感所致成化間奉
詔旌表
楊瑶長葛人曲盡子道可方曾閔值母病親嘗湯
藥不離卧起者四十餘晝夜無倦容且樂善好施
祠宇橋梁修葺無算時至大荒施衣賑粥郡人賴
以存活者甚衆有司申請於上優獎爲孝善云
趙景鸞臨穎人幼遇母疾憂戚如成人母不食景
鸞亦不食鄉人以小孝子稱之及長事父動息起
居無不以身先之舉宏治壬子鄉試旣上選待次

於家適父得癱疾晝侍左右夜卽卧於榻前以身
爲父手足耳目者五年比卒哭泣不欲生衰服不
去體有間則讀喪禮世所尙浮屠道家之說一不
以自染其醇正篤孝如此

黃上色本州人自㓜有孝行十五歲母陳氏抱病
上色默祝神明願減已之壽以增母之壽愈母之
疾焉後果有驗且形諸夢許人異其事而鳴於官
院臺督學俱以扁額奬之

蔚聰襄城人㦄父廬墓朝夕悲號傳有鹿燕馴庵

中不去雪夜虎至自遁之異人以爲孝感所致

夏質襄城庠生父母故廬墓三年

傅瑶襄城庠生事母陳氏孝母歿廬墓三年不返

妻子疾篤親戚勸之不應時天雹左右田苗牛馬

被傷其墳内獨無賊至庄盜去葇豆次夜送還曰

孝子之物不可用此皆孝感所致云

高祥臨潁人事母素孝母病刲股肉以進病遂愈

母死廬墓三年手植松栢築土爲墳終其身未嘗

見齒

銀墳臨穎人三歲失母繼母陳氏養育殊至墳事繼母極盡其誠友愛其弟弟嘗被訊法當榜墳泣陳繼母恩乞以代之知縣劉本淳感痛失聲左右皆泣下

張騰臨穎人事母篤孝終始弗懈母卒哀毀踰禮及葬常泣墓側如初喪凡新果蔬不薦不以嘗終身未嘗變焉

陳大化臨穎生員事親無逆克承先志母疾衣不解帶不入私室者累月母故哀毀三日不食成疾

卒

李度臨穎人性至孝事親以誠友愛無間有田二十餘頃盡以讓之二弟年七十餘天啟七年知縣李建和表其門曰耆德榮壽

趙承恩臨穎人事親以孝聞友愛諸弟父卒以所遺產讓之繼事伯母王氏撫二孤若同胞焉

陳則實臨穎人幼純謹篤孝崇禎十四年四月十七日流寇掠邑境祖母老不能行父于陛以爲憂實乃負祖母避之俄而父遇賊實奮不顧身與賊

戰死之

崔琮臨頴人性篤孝明季從父官於閩之建陽父卒琮抱屍痛哭而絶

韓檠長葛人父卒時方三歲稍長痛母苦節事之甚謹生養死葬皆如禮

夏廷美長葛人事親孝曾割股療母之病

羅山長葛人母病親嘗母糞病忽愈人謂至孝所感壽登九十九

王思孝長葛人早孤事母甚孝母死廬墓三年

智國韓天錫俱長葛人有孝行廵按訪其實各給粟帛以表其孝

韓發已長邑拔貢事孀慈備極孝養母死晝夜號泣淚盡繼之以血凡二十七日竟卒於母喪之側路乘殷食饁上庠以孝聞流寇犯葛過其門號於衆曰此孝子家也不可入有姊孀居撫所自出全姊之節庚辰大饑宗族有不舉火者殷曰誰非祖父之遺萬一莫保我何以謝先人悉均所有胥免於難

路國士長葛生員事繼母以孝聞析産以田宅美
者讓兩弟兄亡撫姪如親生後以恩拔考授濰縣
丞享壽七十有一無疾端坐而逝
田姓郾城業絨線者事母孝母瞽哀號禱祝晨昏
以舌舐母目逾年母目復明
張九德李中士楊青俱郾民割股以療父之病者
邑令憐其愚孝而奬之
馮露襄城進士歷縣令科道政聲洋溢任楚省左
參時聞母病馳歸晝夜侍湯藥便溺親扶持相聚

二十日而母故哀毁若次人稱孝焉時撫臣以不候題參及聞訃悔之疏嘉其孝

李復新襄城人崇禎末年土寇賈成倫刼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時復新出糴於鄢回家痛哭上告因赦擬徒解上復新伺成倫於道手刃之自報官曰父仇雪願就死縣令嘉其孝釋勿論

趙時雍襄城人趙峩子也父子俱被賊執賊殺峩時雍奪刀殺數賊隨爲羣賊所斃

無名氏襄城人崇禎十三年大飢人相食城南門

外有買活人食者一男子挾其父至橋上自賣諸人曰父生我一場不能養自必亦不得活不如貨錢數十文充父一飯買者立欲引去男子笑曰我旣自賣是不怕死者何忙遂別父去有一二義人見其狀急歸取錢以贖而已不及矣闔縣傳聞爲之泣下惜失其名

燕茂字世昌成化時人天性醇謹恪守禮範舉鄉飲外未嘗一至城市父歿廬墓三年事母甚謹每食必跪進母或不怡跪膝下候母怡乃起茂年七

十有七偶病囑其子曰我如不起以老母累汝尚勉旃疾篤又泣囑其子曰吾未獲終親養目不瞑矣言訖卒知縣事張芹表其墓爲之銘曰我瞻四方濟濟其民孝子之行世罕其倫高風千古播於潁濱西陵片石草木皆春

史奇嘉靖時人初生父以子多家貧棄之其嬸母劉抱回鞠養至九齡劉失所天遂子奇教之成立嬸母卒結廬墓側每日以一抔土培其墓三年遂成大冢事聞於上覈實旌表並獎以詩中有句云

恩報孀毋克全孝至今老眼尙啼痕嘉靖九年廬
陵晴川劉魁爲之傳贊按察使鈞陽徐丞立石
王根字天培隆慶時人貌朴性淳持身以禮與兄
葉異居已久會葉以戶役赴京師時武定侯權威
熾甚襄城某僞爲文劵以債負千金愬葉於侯嚴
錮逼追業產傾不能脫根痛兄制於勢豪出已資
千金代償葉始得釋歸無以自給根分之居食衣
物焉友于之誼至今稱述不衰
國朝張朝詢毋周氏病篤延醫不效朝詢年十八割

左股烹進母病立愈

李崇輝小召鄉民幼失恃隨母度日家貧拾柴易米以養其母母病崇輝嘗糞哭告於天願以身代及母歿廬墓三年雍正十二年奉　詔建坊入祠

魏萬侯郡庠增廣生性至孝父病日夜侍榻前不解衣嘗藥嘗糞及歿哀毀骨立結廬墓旁朝夕哭奠三年如一日胞兄萬祿卽世事嫂如母訓姪成立有司廉其實請　旌

曩純孝原名基盛幼有孝行其父更名曰純孝所

謂知子莫若父名稱其實者歟乾隆三年　旌

郭存臨頴人母病割股以進病遂愈知縣郭孝給

匾表其門

李文國襄城人至性純孝其母患目失明已久醫

治不效日夜哀號焚香祈禱願以己目代免而刻

指取血用點母睛兩目復明人以爲至孝格天云

劉宗洙弟恩廣襄邑諸生漢臣子也漢臣遭疾宗

洙取糞竊嘗鄰婦從壁隙見之其事遂傳及父歿

兄弟破產營葬合爨養母者數十年母卒廬於墓

所毁瘠骨立歲餘兄弟以痛母相繼嘔血而卒名憲以雙孝表其閭里人私謚其兄弟曰孝友曰純孝云

雪暎嵩襄城生員居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平居絶葷酒廬於墓側者三年日荷土三擔壘親墓三年如一日焉

蔣珵襄城歲貢生嗜古博學年十九時其父令範被害於土賊袁騾子其母亦亡珵赤身操刃率僕人入賊巢執袁賊手剖其心肝以祭乃父賊首欲

加害堤曰仇雪死亦甘心賊首釋之

常吉士襄邑歲貢生性孝能養親志篤學愼行其父病便閉乃口吹溲溺沉疴頓痊後父母以壽終廬墓三載孺慕終身雍正十三年建坊 旌表

耿易襄城舉人博學能文性至孝年十歲喪母事繼母如所生相依五十餘年未嘗有違色其異母弟少亡遺孤二歲視如己子又一姪甫生數日而姪之母亡命其妻乳養俱成立與兄弟子姪同居共爨終其身未嘗有私析之心其孝友如此

耿瑾襄城廩生孝友性成父病篤欲食西瓜後終身四十餘年不忍食瓜焉弟珖相與友愛體恤無間瑾耄而好學節操凜然行坐一室間手不釋卷陶然自得以年八十餘素行醇謹乾隆元年奉
恩詔給八品頂帶

王克勲襄城廩生早孤事母張氏孝謹出入必禀明母瞽侍養左右怡然無忤色中夜數起視二十年如一日後以庠當充明經選因母疾不能步履起居必躬負乃固辭不就曰吾依母為性命也邑

令張以萊綵黙思表其門妻孫氏佐夫事姑克盡
婦道並表其門曰乳姑遺範

胡希準胡希聖鄜民胡萬隆之子隆患癱症準兄
弟醫治不痊晝夜奉事未嘗刻離雖兒孫不令代
也隆復患癰準以口吮之觸父痛楚因自抉一齒
隆再病痢垂危聖竊嘗其糞謂準曰父糞苦無憂
也父子兄弟咸享壽人以爲孝德所致

許士純鄜民母卒純以哀痛過甚患癱成殘疾失
愛於父父溺愛少子純體父志孝友彌篤家貧父

命別居惟依其次子令純日出百錢供養竭力如命歷數十載無難色父病臥數年不起純晝夜侍湯藥不以殘疾少怠終能得父歡心及父卒盡哀盡禮歷三年未嘗入私室有司給匾以表之

胡維烈郾庠生父患癱症母亦胃疾時發烈請名醫勤於調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數月不入私室婦翁氏體夫意竭力孝養割股以愈母病雅大中丞給賦性純篤匾表其門

胡作衡字明泉長葛生員事父母以孝聞父先逝

奉母惟謹壽八十而終母死痛哭以亡鄉人哀之

李應運字方旭起仲子長邑歲薦因母病朝夕侍側湯藥必親嘗事繼母亦以孝聞弟應賓死難遺孤世篤當流離之際襁負不離迨脫於難教養婚娶罔不周悉

郭惠迪字禹謨長邑庠生天性孝友七歲喪父痛母氏孀居竭力奉事當寇難流離未嘗少違母意與弟同居七十餘年友愛無間白首承顏老而彌篤有司表其門曰孝友齊芳

程海龍字潛淵長葛人髫年有成孝友天性以醫術擅名辰沅間時經喪亂念父母兄弟尙寄淺土道路梗塞每呼天號泣遇鄉人則悲慟幾絕時寇難未靖不憚艱辛時出機智歷險阻風波中攜家還里僕婢無失人以爲誠孝所感郎竭力塋葬躬負土石并及伯叔昆季復廬墓一年有叔母唐氏無子奉養喪葬如母撫諸姪如子有子名曰鵬字雲客邑庠生夙有才名工詩名翰墨父歿時尙幼家貧能繼父志從兄艮弼艮允俱年老無子鵬贍

養終身從嫂劉氏早寡守志田產付鵬經理及兄子成立皆如數交還毫不爲私族兄艮明父子相繼死姑媳二孤鵬身任周邺邑人皆稱父子孝友相繼云

王自貴葛西南鄉民族世單寒孝友出自天性明末冦亂父子被執賊令父子同在軍者必殺貴諱之伺隙曳父逃歸時地皆荒蕪又無耕具掘土播種以養父母母先亡事繼母尤謹承顏順志安其母以悅其父繼母生弟賢父亡時尚在襁褓事母

撫弟倍篤於初弟之教訓婚娶尤極周恤

王慎字舍之長葛人任內鄉教諭天性孝友誼行端方明庚辰大疫患者多不得生時二親遭之貧不能延醫呼天號泣祝以身代並愈繼值城陷賊令凡逃而復獲者死不赦慎不顧逃出尋見父母身竄荆棘體無完膚負之而逃外寇甫去土賊蜂起慮親老不能遠遷隱於幽僻處拮据奉養雖危難之時問視定省不少廢弛不出境者多爲賊害獨慎舉家獲全皆以爲純孝所感居喪哀毀抱病

積年尤於親族備極周恤他如焚券施惠分囊贈友不能悉載

張希堯字景唐長葛人資性英敏幼喪母賴祖母尙氏鞠育家貧學業未成父則名貿易於外久不歸時年十五奉祖母命孤身尋父遇寇被獲泣告以情言多愷切寇亦感動并奇其幼而知孝釋之二載與父同歸鄉黨義之

程恕字一可長邑庠生力田讀書遠近鄉評悉稱端士父卒哀毀形銷竭心營葬仍結廬守墓朝夕

哭奠三年如一日鄉民憐其孝立碑道旁

孫昕字雲亭郡庠生六歲失恃父紹楚口授毛詩至鞠育等句爲講解大義輙哀泣父病痢昕延醫酌方外用鮮白花菜煎湯服時隆冬積雪尋至大佛寺得二三莖服之愈父又患癱病篤昕夜呼天泣禱願減已年以延父壽父歿廬墓三年其他濟貧病賻喪葬掩尸骸成橋路善事不可枚舉撫憲題奬孝義下禮部議曰孝思純篤義行昭垂給坊旌表崇祀忠義祠

李鎭鎬字紹武監生素以孝著居母喪廬墓朝夕哭奠三年不歸家有烏雀巢窻蛇鼠戲榻之異

王琪字潤東素孝謹一日赴墓拜掃回望其家火起急奔歸聞母猶在室冐火突入抱出琪髮膚無少傷人謂至誠感神也信

尙家修字潛夫增生其父乘馬過橋失足溺卽投水抱父沉浮里許獲救得全母氏訃病危仰天泣禱願以身代旬日愈

魏秉正庠生性純孝家貧其母嗜魚每食必具值

隆冬寒沍覔漁人不得臨池鑿氷氷頓開連釣雙鯉人謂今之王祥云

盧致中庠生孀母卧病數年親侍湯藥朝夕無間母歿哀毁成疾友愛兩弟仲庠生致和季致道並以孝友聞州牧何以性篤天倫表其門

杜飱德增生成童失怙事孀母孝値流寇亂兄爲賊擄德與嫂氏抱姪避難姪生甫三月侶伴惡其啼逼棄之德匍匐哀泣乞存孤衆因感動後亂平恩勤課姪成知名士

盧思恭字子莊事親至孝義行多端恭歿一時名
流多歌其孝義助執紼焉解元楊如燿有句云君
家舊在漠水旁君名還共漠水長水源之思思不
匱水流之盆盆無方
杜調元庠生事孀母敬養兼至母病每月朔望嚙
指滴血書懇減已年以增母壽焚祈於神如是者
廿餘年其母果壽登九十
樊聚與其妹皆以孝稱父病篤聚虔誠祈禱願持
濟齋三年父遂愈母病篤聚妹潛割股食之母亦

愈

王伯俊庠生母歿號痛幾絶侍養父疾夜不就枕席者七月友愛三弟始終無間里人於其卒也公書孝友以贈

蔡瑄幼失怙長讀且耕衣食裁足孝事孀母竭情盡力母病躬侍湯藥數年人罕有見其面者居喪哀毀骨立鄉人公舉請　旌固辭不受

尙在子字際壬少孤善事孀母有弟三人拙於謀生時時賙之值歲大歉按日給食弟家胥賴以全

鄉里言孝友者歸焉

顏文聚與弟文英文燦少貧甚父令燦義爲人後以生閱廿餘年聚偕英貨殖充裕而燦已授室有子莫給饔飧聚計取燦攜妻子歸財產共之一堂無間

劉席珍庠生事繼母以孝聞仲弟廷珍承祀別房分厚產與之無吝色其篤於親類如此

王本琳早喪父四弟俱幼家貧母憂慮成噎疾亟琳默禱於神割臂祈增母壽母驟能飲食孝養二

載乃終

王二全乾隆五十一年歲荒奉母就食湖北房縣後房縣亂母八十餘歲晝夜號泣思歸時羣賊四出二全負母持麨米斗餘間道馳奔日行僅三十里一日至山中遇雨窘甚會東籓董帥兵至二全驚避董見詢之曰此孝子也給令箭使出境數月始達鄉里母卒負土成墳

宋符元天性篤孝乾隆五十一年大飢家無升合養親賣其女得錢兩千往蕭營糴米五斗負之歸

疾行十餘里雷電交作黑夜無懼亦不覺其昏恍
惚間似有神助
耿奇標襄城監生割股療伯父病嘗助賑焚劵
耿芸襄城人繼母閻患疽甚芸爲吮其癰母遂愈
閆文錦幼失怙恃依兄成人長事兄若嚴父兄殁
遺一孤姪文錦愛過其子子有誣稱爲伯父承繼
求多分業者文錦念兄恩痛責其子力辨其誣孤
姪得以安業子亦悔悟率教
史建苗嘉慶癸酉歲飢苗念老母稚子勢難兩全

與妻甯氏議舍子養母遂委子於塗母因不缺於
供

馬三羣馮克新拾養子也家無田產傭力養其恩
父母每還家必買食物以進或戲之日爾事義父
母不思生父母乎羣飲泣不能應嘉慶癸酉歲飢
無雇工者羣行乞孝養恩父母賴以得生

魏進一門孝友七世同居

盧瑛字渭玉庠生事親至孝教子有方家庭聚順
五世同堂

李逢戊耆民惇行孝友五世同堂

姚希聖孝友傳家七世同堂

張遇定同胞七人孝友共勵五世不異爨

張浩然兄弟六人共敦孝友五世同居

孫廷幹廩生博古嗜學居家孝友善事繼母色養備至尤人所難

楊蕖字谿堂庠生性至孝服勤就養能盡其歡督學使以善承親志獎之

宋皞暨弟崑每冬設煖榻大被同寢處終身無纖

夼嫌友愛之風里鄰式化

李當初貧後漸饒裕與弟芳分居已久芳歿遺婦與一子一女貧無依當收養之閱數歲子又亡遺一孤當善育之以承弟祀當年逾六旬無子歿未幾妾生一遺腹子人咸謂友于之報

郭棡字雲亭生員景潾次子潾病劇囑棡與長子棆曰吾虧某某債計五百餘千貧不能償汝曹後當竭力補吾過勿作負義人棡泣受之潾卒兄弟異爨棡痛念父命獨任其事十數年間諸債悉清

母病夙夜侍養不入私室者數月後兄歿姪男姪
女婚嫁視已子女皆加厚焉
姚洪經壯年失恃勸父續絃教妻順母左右就養
委曲承歡家雖貧力供甘脆雅大中丞給匾曰善
體親心
程明欽生三歲承繼胞伯及成童力勸伯父娶妾
生子明倫欽愛之伯父卒倫思異爨欽舉田產肥
美者讓焉其後倫家漸替嘉慶癸酉歲飢田產賣
盡欽爲贖之使復其所

馮雲驤字天衢增生教讀於外一日語其徒曰宵夢臂痛吾兄其不適乎急歸視果疾非誠心則友何以相感之速如此

郭步賢性孝友迎養叔母於家若母堂弟步月幼孤多疾待之如同胞共炊爨五十餘年人多不知爲堂兄弟也

范祥光武生嫡母早逝七歲喪父即撫床號泣抱其父不釋手見者無不流涕事生母能深愛與弟析居沃產悉推讓之又精岐黃術遇人延請雖風

雨未嘗推阻所救濟甚衆

王廷槐監生性友愛兄弟析居所分僅百餘金以
弟廷翰年少盡讓之後家小豐有子五人孫九人
曾孫十四人四世同堂一門雍肅年登八十有六

